



渔光新曲

何向阳

从北京一路南下，我来到浙江宁波象山。次日，坐上小面包车，从象山县城又一路南下，将近两个小时，才真正抵达此行的目的地——石浦镇。

石浦虽然是象山县的一个镇，名声却大于象山。早在唐代时，石浦就已是著名的渔港，明朝又在此发展了临海国防。依山临海而建的石浦古城，无论是现存珍贵的明清建筑，还是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老字号店铺，抑或是海洋渔文化的各种景观，无不流淌着时光的气息。在石浦古城里行走，仿佛在不断穿越时空，走进一个个历史文化的宝库。

我到石浦古城的时候，一个关于电影《渔光曲》的主题展正在一座老房子里举办。1933年9月，这部由蔡楚生编剧、导演，王人美、韩兰根等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，取景拍摄地就在石浦海边。正是这部电影，在1934年创下连映八十四天的纪录。当年《渔光曲》剧组来石浦时，大部分人住在金山旅馆，而金山旅馆坐落在福建街。于是，我决定先去福建街——与其说是去“看”，不如说是去“拜谒”。

按照指示牌的指引，及至来到福建街上，我才知道这条街其实在古城老街之外，在另一条并不宽敞的巷子里。据说早期赶海的福建人在此聚居，从一片海到另一片海，他们把自己的生活习惯、风俗方言等也带到了这里。

金山旅馆依然在。一个不太显眼的小牌子在斑驳的墙上讲述着它的历史。大门落锁，正在修缮。在获得允许后，我走了进去。迎面是一个青砖铺就的院子，格局不大，像一所房子的玄关。因为旅馆依山而建，所以我进门的地方，可以说是旅馆的二层。一层也有许多房间，

但面积也都不大，年代久了，里面的原始陈设已经无存。当地保护者修旧如旧，尽力保持旅馆的原貌，白色的墙面弥补着采光的不足。可以想见，当年的金山旅馆并不是一个奢华的地方。

在简朴的楼梯和安静的走廊里上来下去，我在寻找什么？我想遇见谁？假如时空可以穿越，走在我身边的可能是手拿一摞剧本的蔡楚生，是刚从海边渔民家里拍摄回来、仍未走出角色感受的王人美，是带着海腥味归来的韩兰根，是吹着口哨、笑声朗朗、阳光一般明亮的聂耳……是的，他们与我擦肩而过。他们奔赴到此，驻留于此，不是旅游，不是休憩，而是为了工作。反映当时渔民生活现实的艺术责任，促使他们走到一起，每天晚上短暂休整，白天再奔赴邻近的东门渔村去拍摄。他们通过影像、音乐、表演传达的对渔民生活疾苦的感受、对民族渔业振兴的意愿、对新生活的渴望，都凝聚在电影《渔光曲》里。

金山旅馆，也因为他们曾经的驻留而与其他旅馆显得不同。今天，已无从考证这些艺术家们当年所旅居的是哪一间房了，但整座旅馆就像一个文化遗存，见证着那一代电影人的梦想和奋斗。一个念头就这样从我的脑海里跳了出来，应该把它建成一个电影专题展览馆！把刚刚在石浦古城进门处老房子里的影片剧照、艺术家档案，以及电影创作始末的相关档案集中到这里，并在史料上不断充实，让后来人看到那一代电影人的理想与他们的付出。

这也许可以成就石浦古城的另一种文化魅力。

思绪间，回到象山住地，我的目光仍

不断透过窗户望向远方。转天，我又奔向当年蔡楚生们奔赴的东门渔村而去。

百年沧桑巨变。那时的电影人到这个叫东门岛的渔村拍片，是划浆摇橹坐船渡海而来的。如今，从石浦镇到东门渔村已修建了一座跨海大桥，面包车从桥上几乎是疾驰而过。走进东门渔村，映入眼帘的是数不清的机动大渔船，每艘船的体量都以百吨计。

那天走在我身边的是一个名叫满江的渔村人。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“海洋号子”的传承人，满江喊出的号子，令我感受到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震撼。我们沿着堤岸走了很远。满江指着东门——朝向东海的地方——那水天一色处说：“看，我们的船就从那里出海的。”是的，一片辽阔的东海，敞开它的怀抱，拥抱着驾船而来的渔民。东门渔村的历史实在太久了，甚至久过了石浦镇，“新石浦，老东门”的说法流传甚广。据说公元706年象山立县，它就已属辖村了。从唐代至今，东门渔村的年龄已在千岁以上。可以想见，当年为什么蔡楚生要选择此地作为《渔光曲》的外景拍摄地，实在是为了它的闻名遐迩。

当然，今天的东门渔村再不是当年的模样。这个三千七百多人的村子，渔业人口有将近两千五百人，全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壮年从事海洋捕捞业，大马力渔船有近三百艘，渔业固定资产几年前就已达三亿元。从这个角度讲，电影《渔光曲》中，那个留学回乡要发展现代渔业的主人公何子英的梦想，早已成为现实。渔民不仅能靠海吃海，养活自己，而且建起了渔业冷库、渔业码头、渔业网场，还有水产品交易市场，每天发往各地的海鲜产品不计其数。渔民会所、

渔民休闲公园、妈祖文化园、渔文化墙、渔文化博物馆，都在讲述着时代的发展、渔民生活的变化。走在海边观光步道，我在想，岂止《渔光曲》中的破落景象一去不返，就是和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相比，渔村生活的变化之巨也是难以想象的。

云儿飘在海空
鱼儿藏在水中
早晨太阳里晒渔网
迎面吹来了大海风

海还是这片海，风还是海上的风。但“破渔网”“腹中空”“腰已酸，手也肿”的摇橹划浆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站在东门渔村，我想起在石浦镇的渔文化博物馆看到的照片。就是这个东门，到了春天，桅樯林立，百舸争渡，千帆竞发。“开渔节”那天，渔民从这个东门将大渔船开进东海，去收获大自然的丰厚馈赠。

于礁石间辗转，终于找到了蔡楚生、王人美、韩兰根、聂耳他们肩并肩、手挽手站立过的那块巨大礁石。斯人已逝，但我记得他们一脸阳光的样子。那是为了渔民的生计而呐喊的一群艺术家，历史的变革也包含了这些艺术家的奋斗。迎面吹来送潮风，提着行李的我踏上归程。那时，我突然想起矗立在东门岛上的灯塔，这个时刻，灯塔是亮的吧？

它一定是亮的。正如1927年蔡元培写下的“出其东门，介尔昭明”。东海浩渺，波光粼粼，它向渔民张开怀抱，同时也在邀约我们。我想，也许应该再提了行李过去，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。一群青年，一群新的艺术家，或者就从金山旅馆开始，创造出一部新的《渔光曲》来……



走在故乡春风里

朱谷忠

回到故乡阆中，正是春天。乡音与乡情，像两只看不见的手，一早就招引我出门，让我伴着归来的燕子，在乡间欢快地穿行。

迎面吹来清晨的风，抚摸着我的脸颊，几丝温润，几丝凉爽。“回来了？”“回来了！”“早呀！”“早啊！”让我高兴的是，一些老人还认得我，他们那熟悉的口音，我听起来感到分外亲切。行走中我发现，村里的鸡鸭似乎比以前更多了。村头不知谁家的两头花斑奶牛，一前一后，正欢欣地朝着翠草芊芊的山坡走去。花圃、果棚、菜地，常常见摩拳擦掌的人们，那闪动着的一顶顶头笠，鲜亮得像一朵朵彩云。细看，村里村外、墙隅石缝，绿意盎然的枝条正在春风中摇曳。

于是，我放慢了脚步，走着，看着，感受着春来时节的生命律动。身旁，掠过的忽闪的阳光，照亮了熟稔的灰墙黛瓦、阁楼廊门，以及矗立着的崭新楼房。许多人家的窗户都敞开着。踮踮脚尖，还可以看到花草葳蕤的院墙内，散布着一些农具：几把搁在墙洞的镰刀，一架躺在屋外的犁铧，一溜堆在廊沿的畚箕……朴实的乡亲们，历来对那些不起眼的农具抱有朴素的感情。即便如今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耕作，他们仍然爱惜这些“老伙计”。

出了小巷，眼前是村里的一条“新街”。其实，老人们都知道，它原是一段官道，由石块、石条铺成。一般来说，官道都是从村落外边擦过，而故乡的先辈们，却不管不顾地把这条约一公里长的官道“揽入怀中”。据说，当年他们考虑，只要把家族的根扎在这段官道两边，就算是共同拥有了一条抬脚可至的“主干道”。官道伸

向村外的道口，则建起一座土木结构的凉亭。天气炎热时，每天轮流由一户农人在亭中施茶，供过路的客人、挑夫饮用。渐渐的，故乡成为官道上一个显眼的“节点”。于是，有人开起小客栈、小酒店；随后，杂货店、豆腐店、农具店也逐渐多了起来，展现了乡亲们亦农亦商的辛劳与智慧。如今，官道早已拓宽，两旁楼房高低错落。楼旁建起的农贸市场里，人声喧闹，商贩摩肩，蔬果充盈，鸡鸭满笼，织成一幅富有烟火气息的生活画卷。

走出农贸市场，踏上杨柳依依的河岸，脚下就是麦苗吐穗、油菜结籽的田野了。这些年来，为了治理这条河流的污染，乡亲们曾挑灯夜战，数次疏浚河道，可惜效果并不明显。直到上下游全面整治，又实行了河长制，清凌凌的河水才重回人们身边。有趣的是，昨夜与一位童年时的伙伴喝茶闲聊，获悉村里推选他协助河长负责河沟的监测，有人称他为“沟长”。向来乐于助人、他笑着说：“别看我官小，但责任不小，因为沟长不但管水，也管岸，甚至管岸边的花草、桥边的古塔哩。”如今，漫步河堤，水清岸绿的美好画面一一在眼前掠过，想起这条河的过往，真让人有一种时空转换之感。

当然，人眼舒朗的还有渠水淙淙的田野，它让我想起青少年时期在田间学农事的日子。是的，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熟悉的乡亲们，记得他们有过愁苦也有过欢乐的脸庞。

这些年，故乡的变化快了。有人办企业，有人建蔬菜大棚，有人买汽车跑运输，有人在网做电商……乡亲们都过上了富裕、美好的生活。田野间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。面对这明媚的春色，我真想把自己变成一枚书签，夹进故乡生机勃勃的书页里……

葱香，最后是焦香和葱香混合起来的香，不可名状，却沁人心脾。绥德油旋儿里层绵软，外层酥脆。里层绵软与温水和面有关，与水里兑碱有关，与场面有关，与面皮上抹油有关。外层酥脆，手不敢碰，一碰就掉渣渣，口不敢咬，一咬就掉渣渣。说实在话，我最喜欢吃油旋儿渣渣，我觉得那才是油旋儿的精华。吃起来解馋，上瘾，吃了一次，还想再吃一次。

绥德油旋儿表面呈现一圈一圈漩涡状的纹理，油旋儿由此得名。至于吃油旋儿，一般人都是从外到内一口咬透，大口大口地嚼着吃。也有人一层一层剥着吃，一络一络撕着吃。我以为，一口咬透的吃法太单调，慢慢剥着吃、撕着吃，才有乐趣，一边要着，一边就尝到了美味。



绥德油旋儿

李光译

色泽金黄是绥德油旋儿的一大特点。师傅会把刚出炉的油旋儿整齐地码在一个古旧的木制盘子里，远远看去，像一幅下笔很重的金黄色油画。那金黄色不是薄薄的一层，而是厚实的、裹了包浆的金黄，是油与火联手创造的杰作。这样金黄色的油旋儿，哪怕你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，哪怕你还隔着一张书纸，或者隔着一块屏幕，你也很难抵御那份诱惑。

绥德油旋儿之所以能抓住食客的胃，一靠香味，二靠酥脆。那香味是有层次的，先是扑鼻而来的焦香，接着是



《点水蜻蜓》作者齐白石，中国美术学院藏。

大地

门前的竹子

徐荣木

睐。在唐代，朝廷还有专员负责植竹。《唐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司竹监掌植竹，岁以笋供尚食。”到了宋代，苏轼写道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”他人到中年，尝到了很多生活的艰辛之后，美食成了他寻找寄托、摆脱窘境的一种方式。他因此到处寻鱼、吃笋，乐在其中。

一到春季，想吃笋了，我就到家门前的竹林中，刨开湿润的土层，割几支竹笋回家。三下两下剥去笋衣，细长光润的嫩笋就裸露出来了。刚采来的鲜笋，能经长时间的煮、烤、炒。若做成油焖笋，则清香飘逸，夹一箸入口，鲜美之感在唇齿间久久逗留。一时吃不完的鲜笋，用清水煮熟，晒干后可以久藏。要做菜时，把笋干用水泡发，清香依旧，且更耐咀嚼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别看年年都割竹笋，到次年春，竹林里的竹笋照样源源不断地从地底冒出来，一点没见减少。挨到夏天，新竹已长成与老竹等高。遇上暑时节，天气闷热，竹林中却比外面凉爽很多，空气也更加清新，附近的村里人多喜欢到竹林里歇凉、聊天。人喜欢竹林，鸟儿也一样喜欢在此栖息、嬉戏，飞上落下，叽叽喳喳。晚上，一些鸟儿还会在竹枝上留宿。

秋天的竹林也很美，但比较而言，孩子们更喜欢冬天的竹林。冬来来临后，雪花纷飞。在雪后无风的日子，竹林的冠顶会覆盖上一层积雪。这时候，孩子们要去摇晃竹秆，以免竹秆被雪压断。但这个过程很有趣，竹秆一摇，竹子上的雪犹如从天而降，纷纷砸在地上，竹林里于是人为地又下起一场大雪。这可乐坏了孩子们，他们摇竹秆、扔雪球、打雪仗，玩得亦亦乐乎。

偶尔，一些竹子还会开花，白色的小花垂挂着，犹如一盏盏小灯笼缀在枝头，随风摇曳。一阵大风刮来，花瓣飘飞，仿佛仙女散花。

竹子用途广泛。那时家用竹器甚多，竹椅、竹梯、箩、筐、篮、蒸笼等，依据竹子的大小、质地、硬度量材选用。空闲时，经常看到父亲把竹子砍掉，用刀去掉枝条叶子，将竹子劈成若干小片或一条一条线，编制成一件件精美的竹制品，如竹食罩、竹篮、筛子、笕箕等生活用具。有时，我也会截一段竹子，钻几个孔，制成竹笛，吹出的音韵清脆而婉转，给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一晃已经离开老家几十年，故乡已成为遥远的记忆。现在每逢竹笋上市季节，吃到新鲜的竹笋，我都会想起家门前的那片竹林。



我老家宅院前，有一片竹林，四季皆披绿装，成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江南多雨水，竹子长势茂盛。竹林东西长达二三十米，南北有七八米宽，枝叶茂密，遮天蔽日。一些冠大而腰身细长的竹子，经受不住自身重量，背就微微弯曲。竹子们搭肩挽手，临风起舞，在微风中发出簌簌的声响。

竹林南边是一条村道，道路旁边有一口水井。井边的担水声、闲聊声、捶衣声，穿过竹林，隐约可闻。暑天时，这口井的水极凉。用勺子舀一瓢井水饮用，那股凉意从喉咙流到胃里，让人暑气全消，惬意无比，又从不会闹肚子，竹林是否起到净水的作用，不得而知。

这片竹林何时种植，没人考证过，但从我记事起，竹子就已长得十分茂密。竹林的地面，铺满了浅黄色松软的落叶，一脚踩上去，窸窣窣作响。孩子们喜欢钻进竹林玩耍，对他们来说，竹林别有一番乐趣。

海岛台风多，竹林任凭风雨肆虐，却依旧枝叶蓬勃。每年春回大地的时候，气温转暖，浙浙沥沥的一场春雨之后，泥土松着筋骨，竹子的生命力就爆发了。过不了多少时日，竹林间，绿绿的笋芽儿探头探脑，噌噌地拱出地面，像举办一场拔节比赛，一天一个模样。

江南人喜欢吃笋，无笋不成春。一碗春笋堪称舌尖上的美味。史书有载，竹笋自古就被视为上好蔬菜，尤其受到文人青